

百年往事

都梁新作

续写《亮剑》传奇

回看百年中国 抚摸『宅门』旧事
央视年度大戏再创收视奇迹

独家
授权

I247.5/956+3

2008

百年往事

无都梁
生梁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往事 / 都梁, 无生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80623-955-1

I. 百… II. ①都…②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6567 号

作 者	都 梁 无 生
出版统筹	单占生 金 城
选题策划	陈 静 丹 飞
责任编辑	陈 静 金 翎
特约编辑	丹 飞
美术编辑	吴 月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责任校对	张 娟 侠 羽
发行总监	陈霖霏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www.hnwybs.cn
承印单位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mm × 1000mm
印 张	26.5
字 数	81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955-1
定 价	35.00 元

都梁，上世纪50年代出生，少年参军，曾服役于坦克部队，几年后复员回京，做过教师、公务员、公司经理、石油勘探技术研究所所长、自由撰稿人。《亮剑》、《血色浪漫》、《狼烟北平》、《百年往事》，部部堪称力作，领跑阅读、影视市场，被誉为“流行风向标”、“畅销的经典”。

第一章

太阳刚刚升起，紫禁城还弥漫在晨雾之中。一束橙红色的阳光穿透了铁灰色的天空，照射在正阳门的楼脊上。乌鸦在漫天飞舞，掠过前门大街上那湿漉漉的青石板，飞向远方……

琉璃厂。

松竹斋精美的招牌上挂满了雨水。仍旧是湿漉漉的石板路，寂静的街道上店铺都还没有开门，一缕晨雾在淡淡地飘散。

寂静的街头传来吱吱呀呀的木轮声，两辆水车在四个苦力的推拉下艰难地驶入琉璃厂的街上。

两个蜷缩在松竹斋的屋檐下过夜的乞丐被吵醒了，睡眼惺忪地张望了一下，懒懒地又睡去。

水车经过松竹斋，吱吱呀呀地走远了。一队进城送菜的小贩肩扛手推着各色青菜迎着水车走来。

松竹斋的门开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小伙计走出来，开始卸下门板、窗板，另外两个小伙计在店内、店外洒扫起来。

两个乞丐伸伸懒腰，不情愿地站起来。

又一个小伙计提着食盒出了店门，向街东头走去。

街上其他店铺也在纷纷准备开门。

进城卖菜的小贩推着菜车说笑着走过。

松竹斋的小伙计林满江来到了冒着热气的早点摊前。早点摊前已有几个食客，老板正忙着招呼。

小伙计：老板，六根油条，一盆豆浆。

早点摊老板：呦，小林子，今儿个够早的！

林满江拿着早点一路小跑，回到松竹斋。他没进店门就看到了站在店当中的著名书画家、金石篆刻家赵之谦。

林满江：赵先生，您这么早就来了？我正要给您送货去呢。我们掌柜的昨儿晚上亲自给您翻柜底子，一宿没回家，愣不让我们插手，我估摸着现在还在楼上睡着呢。

突然，一阵嘈杂之声由远而近，林满江回身向街头望去，一队兵勇在几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将领带领下从街头走来，各铺面里的人都出门观看。

官兵均是一副征战着装，士兵的身上都已经湿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他们经过连夜赶路，神态有些疲惫，但非常严肃。

松竹斋二楼有一扇窗被推开了，掌柜张仰山出现在窗前。他显然是听到了街上的喧闹，探身观看。

部队由远而近。

张仰山一边穿着衣服一边从楼上跑下。

街上的人议论纷纷。

甲：说是天津吃紧，洋鬼子就要打过来了……

乙：敢跟咱犯各？抽丫挺的！

丙：听说，那洋枪洋炮厉害着呢，开起火儿来一倒一大片……

赵之谦看着迈出门槛的张仰山：仰山兄，听说你为我准备了一宿的东西，真让我过意不去。

张仰山：你不是急着要回南方吗？

一位将军在他们面前突然勒马站住。

赵之谦一愣：元培兄！

直隶绿营总兵郑元培翻身下马。

郑元培：之谦兄，真没想到，京城遇故知！

赵之谦和郑元培握手不放，片刻，对张仰山介绍：郑元培郑大人，我的同乡，直隶绿营总兵。

张仰山抱拳：郑大人，久仰久仰！敝人张仰山，恳请郑大人到松竹斋小歇片刻。

百年往事

郑元培站在原地未动，对张仰山、赵之谦一抱拳：张先生，元培此次公务在身，不敢久留。如今军情紧急，若不是遇上了之谦老弟，我是连马也不会下的，还请二位多多担待。

张仰山：郑大人言重了，您是为国征战。让在下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张仰山转身进店。

赵之谦：元培兄，我明日就启程回家乡，你有什么事要我办吗？

郑元培：我刚从家里出来，能有什么事？不过，我劝你缓些时候再走，眼下这路上不太平啊。

张仰山出来，身后跟着林满江，林满江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三杯清茶。

张仰山给郑元培、赵之谦送过茶杯，三人一饮而尽。

郑元培：张兄、之谦老弟，今日一见，实乃有缘，但无奈军情如火，等战事结束郑某再登门拜访，与二位开怀畅饮！

赵之谦：好，元培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你回来我们一定要喝个不醉不归。

张仰山：郑大人，吉人自有天助，等您得胜之日我和之谦再好好给您接风！

郑元培双手抱拳：二位请留步，咱们后会有期。

赵之谦：元培兄，你要多保重！

张仰山：郑大人，保重！

郑元培上马而去。

茂源斋在松竹斋的斜对面，陈掌柜站在台阶上，斜眼看着松竹斋，对身边的小伙计庄虎臣一撇嘴，愤愤不平地：哼，倒真能巴结，早晚得让你栽在这上头，一大早就他妈给我添堵！

陈掌柜拂袖而去，小伙计庄虎臣愣在原地。

北京通州张家湾。

1860年9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进逼北京。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马步队一万七千人部署于通州张家湾、八里桥一带。另有直隶提督成保、礼部尚书瑞麟及副都统伊勒东阿等督带的一万六千余人驻于通州附近地区，总兵力三万余人，一场大战在即……

大路上，一队队清军步、骑兵在行进，大军所经之处卷起漫天的烟尘。

清军的预设阵地八里桥附近，无数清军步兵在挖掘战壕，设置障碍物。

一排排前装式土炮被架设在阵地上，球状实心炮弹堆做一处。士兵们手中端着或握着旧式火铳、腰刀、弓箭、红缨枪……

一队骑兵在练习马上劈刺，他们纵马风驰电掣掠过一个个草靶，闪亮的马刀将一个个草靶砍飞……

郑元培纵马奔来。他马娴熟，手执弓箭在马背上做出各种动作，时而镫里藏身，时而倒骑马背开弓射箭，一支支羽箭准确地射在远处的靶心上……

围观的清军士兵们发出一阵喝彩声。

一匹快马自远处而来，马背上的士兵勒住马缰高喊道：郑大人，督标大人有请。

郑元培：哦，请转告督标大人，我马上就到。

铺子里没有客人。

张仰山在一块乳白色的石头上刻字，专心致志。

林满江从后面出来，给张仰山端了茶来。

林满江：掌柜的，喝口茶吧。

张仰山低头“嗯”了一声，拿起茶喝了一口，继续刻字。突然感觉到林满江仍然站在旁边。

张仰山：满江，有事吗？

林满江：今儿早上……我去了趟库房……

张仰山停止了刻字，抬头等林满江接着说。

林满江：以咱们的货底儿，再过他十天半个月的肯定没问题。怕就怕……万一这次的货要是再运不上来，那可就有点儿……不好办了。

张仰山：哦？安徽那边什么时候发出来的？

林满江：上个月初二，已经一个多月了。

张仰山：算日子是该到了。再等等吧，要是再不来，你就到崔掌柜那儿去打听打听。

林满江：昨儿夜里崔掌柜让人带了口信儿过来，说是货到了山东境内，正赶上长枪会配合洪秀全造反，专在运河上劫船，所以只能临时改走陆路了。唉！之前因为江南闹长毛子，所以这回他们是特地等到了江北才走的水路，可谁承想，好容易避开了长毛子结果又出来个长枪！唉……

张仰山起身安慰：从山东过来，走得快也得三四天。现在送信的人既然都到了，我看咱们的货应该也就这两天了。

林满江：我是巴不得能如此啊！可不见到货车我就放不下这颗心哪。打过年一共订了四次货了，有两次可都没送上来！

张仰山拍了拍林满江的肩膀，无奈地笑了笑，又回身坐下了。

林满江看着张仰山，叹了口气。

督标府。

一桌酒席已经摆好，督标魏大人坐在上座，五六个军官、幕僚分坐在他身旁。

兵丁通报：郑大人到。

郑元培随声走进来，见到酒席略有一怔。

军官、幕僚们纷纷站起来向郑元培抱拳行礼。

魏大人安坐不动，向郑元培笑道：郑大人姗姗来迟，该当何罪呀？

幕僚甲：罚酒三杯如何？

郑元培向魏大人行礼：标下郑元培来迟一步，望魏大人恕罪。

魏大人笑道：免罪，先自罚三杯。

郑元培：遵命！

他连饮三杯。

众人纷纷叫道：痛快！郑大人果然痛快！

郑元培坐下：魏大人，听说洋人已在北塘登陆，天津也失守了。通州是京城的门户，张家湾乃洋人必经之要地，估计我们会在张家湾一带与洋人进行一场血战，您觉得有把握守住通州吗？

魏大人四处望望，小声说：这是咱自家兄弟说话，不可为外人道。朝廷虽说调集了蒙古骑兵和各省勤王的绿营兵，从张家湾到八里桥一带部署了三万多人马，依我看，这恐怕顶不了事，这一仗胜负很难讲，凶多吉少啊！

郑元培：魏大人，此话怎讲？

魏大人：事情是明摆着的，蒙古骑兵虽剽悍，可长枪马刀对付不了洋枪洋炮。绿营兵军备废弛，久疏战阵，军纪涣散，使用的大炮还是前装式，炮弹也是球形实心弹。可人家的炮弹是尖锥形，落地就炸，而且一炸就是一大片，几十号人非死即伤。唉！论兵器，我们比人家差远了，人多管什么用？

郑元培：去年我们在大沽口开战，打得不是不错吗？击沉三艘英吉利兵船，洋人死伤四五百，连英吉利的海军头领、副头领也是一伤一死，他们到了儿也没能攻占大沽口炮台。

赵大人：这次他们知道大沽口炮台不好惹，干脆从北塘上岸，然后就攻打天津城。今天上午我还得到探报，说洋人用骡马拉着大炮，排着队从天津城里出来，看样子是奔北京来了。

郑元培猛地放下酒杯：那我们还敢在城里喝酒？应该上阵迎敌了！

魏大人：慌什么？时间再紧也得吃饭喝酒呀，总不能空着肚子上阵吧？别着急，他们且到不了张家湾呢。

松竹斋还是没有客人。

张仰山依旧在静静地刻字。

林满江在收拾已很整洁的厅堂，显得有些无所事事，心不在焉。

林满江突然叹了口气：掌柜的……

张仰山：嗯？

百年往事

林满江：您说，咱这是不是就像书里说的赶上“乱世”了？长毛子、捻子、洋鬼子……还有长枪会，这一拨接一拨的，就跟赶场似的，什么时候算个完哪？

张仰山苦笑了一下，又叹了口气：是不是乱世不好说，但总归不是太平盛世吧！

两人陷入短暂的沉默，张仰山又拿起刻刀接着刻石头。

林满江：您听说了吗？现在通州那边挺吃紧的，怡亲王去跟洋鬼子谈判卡了壳，保不准什么时候就得开战！都说洋人的枪炮厉害，这北京城不知道能不能守得住。

张仰山：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

林满江：您忘了，我家就在张家湾啊，昨天来了个叔伯兄弟，说那边住的全是兵！

一位客人行色匆匆地进来，林满江赶紧迎上去。

林满江：您要点儿什么？

客人掏出一张单子递给林满江：哪，都写在这儿呢。我可是专门打保定府来你们这松竹斋的。

林满江：呦，那可真是不近！来，您先坐下歇歇，喝口水。

客人坐下，摘下帽子扇着汗，这时有小伙计端来茶水，客人一饮而尽。

林满江打开单子，念起来：胡开文松烟墨一锭，云烟墨一锭，中烟墨两锭，描金墨龟、墨青蛙各一对；贺青莲的寸楷、中楷羊毫各三支，五紫三羊、鸡狼毫各三支，清秘阁八宝印泥一两，陈寅生刻铜墨盒一个，松竹斋大八行、小八行素白笺纸各五令，周全盛折扇两面，丈二精皮双加宣十五张，四尺熟宣一令，虎皮宣一令……

一边刻字的张仰山听得抬起了头，打量客人：这位年兄，您这单子就好像是量着我们松竹斋开的一样啊，列的全是我们家的招牌货。

客人：敢情，这单子是我们老爷亲自列的。说是啊，我们老太爷年轻的时候就是用您松竹斋的文房用品，结果考中了进士！现在小少爷也要请师傅开课了，老爷让我专门来京城跑一趟，就是盼着能图个好彩头！

张仰山：我知道了，你家老太爷一定是钱鹏举，钱大人。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老大人还惦记着我们松竹斋，家父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感激不尽。您稍坐，我先写一份谢帖，请您一并带回去呈给老大人。

张仰山走回书桌，选出一幅格外精致的信笺写起来。

客人在店里东看看西看看。

林满江出来，拿着几个大小纸包。

林满江：货备齐了，您要不要再过下目？

客人：不用了，您既然说备齐了那就行了，只是回保定还要一路颠簸，麻烦您尽量给包结实一些。

林满江：这个您放心，保证万无一失。

张仰山递上一个信封：有劳您了。

客人接过纸包，小心地放进怀里。

客人：那我就不打扰了，还要往回赶路呢。

张仰山、林满江将客人送到门口。

张仰山：请转告你家老爷，以后再有什么需要，不必如此麻烦了，只需写个单子捎过来，在下就差人直接送到保定府上。

客人：好！难怪我们老太爷对松竹斋一直念念不忘呢，百年老店，果然名不虚传。

张仰山：过奖了，您一路多加小心。

客人：请留步吧。

林满江：您慢走！

客人上马离去。

林满江：掌柜的，咱们松竹斋可真是声名远播啊，从保定府来就为买咱们的东西，厉害！

张仰山目送着远去的客人：这都是老辈儿们积下的功德，打康熙十一年开业，“松竹斋”这块牌子在琉璃厂挂了快两百年了！

郑元培：魏大人，标下有一事，不知当说不当说。

魏大人：但说无妨。

郑元培：我觉得我们的排兵布阵有不少破绽，您看……

他摆动桌上的菜盘、酒杯示意部署：僧亲王把督师军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统率马、步兵一万七千人，扼守通州至京师广渠门的大道。现在的阵形是这样，直隶提督成保率我们绿营兵四千人防守通州；副都统格绷额督带蒙古马队三千人，驻守在张家湾的东面和南面，准备迎击来自北塘和天津的进犯之敌；副都统伊勒东阿督带蒙古马队四千人防守八里桥；而张家湾却只驻兵一千人……

魏大人打断他的话：郑大人，我没看出这阵法有何不妥，你的意思是什么？

郑元培：张家湾是守卫京师的最前沿，夷兵欲夺取八里桥、通州必先夺取张家湾，我方应在张家湾部署重兵，大量构筑土垒和战壕，步队兵士应依垒据守，不出战壕一步，用大炮、抬枪和弓箭杀伤夷人步兵，挫其锐气。我满蒙骑兵应部署在两翼伺机而动，一旦出现战机，则应从两翼分进合击，将夷兵的队伍分割成数段加以围歼。

幕僚甲点头：嗯，有道理，有道理啊！夷人之长是火器厉害，夷人之短是骑兵少，步、炮兵多。如果我们将满蒙骑兵埋伏在张家湾两翼，趁夷人步、炮兵攻击张家湾时突然出击，短兵相接展开肉搏，夷人的火器之长定难以发挥，将被迫与我铁骑纠缠在一起。

幕僚乙兴奋地：论贴身肉搏，夷兵不是对手，况且我们在兵力上占有优势，一旦纠缠在一起，夷兵必败。

魏大人“砰”地将酒杯墩在桌上：放肆！

郑元培及众幕僚慌忙站起来，垂手肃立。

魏大人：此次御敌方略是僧亲王亲自制定，经圣上批奏而成。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议论圣上和僧亲王的御敌之策，我看你们有几个脑袋！

郑元培跨上一步：魏大人，标下斗胆进一言，如果按照此部署，战端一开，我军则必败无疑。标下个人性命事小，全军三万多弟兄的安危事大，护卫京师的安全，永保吾皇江山社稷的事更大。

魏大人：住嘴！大战一触即发，全军将士枕戈待旦，随时准备迎敌血战，而你却在扰乱军心，非议僧亲王的御敌方略，依本官的意思，杀你十次都不多。不过……此时正是用人之际，本官决定先搁置对你的处罚，到战场上去立功赎罪吧！

郑元培及众幕僚垂手而立，无人吭声。

一个小太监骑在马上，神色匆忙并有些不耐烦地：松竹斋的张掌柜在吗？

张仰山和林满江匆匆跑出来，行礼。

张仰山：在下张仰山，请问公公有何吩咐？

小太监：内务府刘大人有令，松竹斋即刻筹备素白官祈五千令，分三、五、七日三批供应，不得有误！

张仰山和林满江闻言一惊。

张仰山慌忙请求：公公容禀，小店货源均在江南，因今年长毛子闹得厉害，所订货品已经连续数月无法抵达，库房如今已近空虚，恐怕……一时难以凑够五千令官祈。能否请公公跟刘总管美言几句，再多给几日宽限？

小太监：宽限？那谁宽限我呀？如今准你分三批供应，就是刘大人开恩了。这批货是急着送热河的，我说张掌柜，你要想明白了，这档差事事关重大，交你承办可是你的福气！反正刘大人说了，要是办不好，你这松竹斋和我的脑袋就都没了！

张仰山欲言又止。

小太监哼了一声，打马而去。

茂源斋陈掌柜从门边走回来，得意地在店里溜达，对正扫地的庄虎臣：哼，给皇上当差，这回是要把自个儿给当黄喽！五千令官祈，我看你怎么把它变出来！茂源斋虽说是吃不上皇粮，可也不会为短了几令纸就没了脑袋……

陈掌柜走到桌前，拿起了盖碗：虎臣，给我加水。

百年往事

咸丰十年八月初四，1860年9月18日。

通州县城外。

田野一片清晨的宁静，骑兵在运送大炮，步兵在挖堑壕，不时有拖家带口的平民经过。

两辆马车赶过，张仰山和林满江坐在前面的马车上，表情肃然。

林满江：掌柜的，再往前就到张家湾了。

张仰山：哦？那你要不要先回家去？

林满江：我先跟您去接货，反正要是运气好，两天就能回来了。货接到了我再回家看看，心里也踏实。

张仰山：那就这么办，到时候我放你半个月的假。

林满江：得，那我就谢了您哪！

车把式举起鞭子一挥，马儿跑得更快了。

到了路边某客栈。客栈之外乱哄哄的，各色人物穿梭不息。

林满江拎了一桶水走出来，饮马。张仰山仍坐在车上。

林满江突然看见了什么，伸手指着一边：掌柜的，郑大人也在这儿！

张仰山回头看去，只见郑元培骑在马上，也已经看到了他们。

郑元培打马过来，下马：张掌柜，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张仰山：唉，一言难尽啊！有批货，内务府要得急，我怕万一有什么闪失担待不起，干脆自个儿跑一趟吧。

郑元培：什么货这么急？

林满江：昨天傍晚内务府来的人，一下就点了五千令素白官祈，还马上就要，说是要送热河。您说，一要就是五千，这得用多长时间啊！

张仰山：满江！

郑元培思忖着：五千令官祈送热河，还要得这么急……

不远处传来马的嘶鸣声，郑元培一震。

郑元培：张掌柜，现在战事一触即发，此处不是久留之地，我看你们还是改走小路为好，那样比较安全，脚程和走官道也差不多。我派人领你们过去，如何？

张仰山：那就听您的吧。唉，要不是内务府催得急，我也不会赶这个时候出来。

郑元培回身示意两个兵勇过来：你们二人把张先生送到去码头的小道上，然后就速速回来。

兵勇：遵命！

郑元培：想在下不能远送了，路上多加小心！

张仰山：也请郑大人多多保重，咱们后会有期！

郑元培：后会有期！

郑元培掉转马头，绝尘而去。

秋收时节的田野，士兵、难民人来人往。

咸丰十年八月初七，1860年9月21日。

同样的田野，尸横遍野，到处是烧毁的车子、战旗，不见一人，四周一片死寂。

弥漫的晨雾中传来马蹄声，两辆马车一前一后从远处奔来。

马车驶近，上面坐的是张仰山和林满江。两人四处张望，一脸惊恐。

林满江：才三天啊，怎么就成这样了？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张仰山：看来咱们是打了败仗了，不知道洋人现在到哪儿了……

路边的一个村庄，已被洋兵毁为平地。到处是着火的民房、被残杀的老百姓的尸体，隐约传来哭号声。

林满江看着，悲愤交集，狠抽了几下马鞭，马车愈发狂奔起来。

1860年9月18日中午，英法联军先遣部队七千人向布防在张家湾的清军开战。一个小时以后，张家湾失守，清军全线后撤至八里桥。英法军队随即占领通州县城，其所经之处，居民死伤无数，上千妇女投水自尽。

张家湾某村。

不计其数的清兵、民勇战死在炮位旁、田地里、菜园中、道路上，野狗吞食着尸体。

远方不时传来零星的炮声枪声。

张仰山、林满江驾着马车而来。

林满江：前面就是我家了！

张仰山也向前张望着，看看心急如焚的林满江，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林满江却完全没有觉察。

马车进了村子，到处是断壁残垣和忙碌着办丧事的人，人们哭泣或沉默。

马车停在一处院落前，院门大开，可以看到房屋已被烧毁。

林满江一惊，大叫着跳下车，冲进院子。

林满江：哥！嫂子！

张仰山也跟着跳下。

林满江大叫着跑进院子，张仰山随后跟了进来。林满江发疯似的在院里到处找着、喊着，却一个人也没找到。

张仰山：满江，别着急，他们肯定是躲出去了，咱们去别的地方找找。

林满江满脸泪痕，看着张仰山无力地点头，张仰山扶着他走出院子。

另一院内，满院子的死尸，其中不乏衣衫凌乱的妇女，几个孩子也倒在血泊里。

张仰山：这帮畜生！禽兽！天地不容！连孩子也不放过，洋鬼子简直不是人！

林满江蹲在地上失声痛哭。

张仰山：满江，洋鬼子保不准还会来，我看你还是跟我回去吧。

林满江的哭声更大了。

通惠河上，一条木帆船沿着河道慢慢行驶。

船甲板上站着一个文官打扮的中年男人——浙江巡抚衙门文官、巡抚特派密使陈永章。

陈永章身旁站着两个侍从。

侍从甲：陈大人，快到通州了，等过了通州再有半天工夫就到京城啦。

陈永章：越是快到了越不能大意，这次给巡抚大人办差可不比以往的差事，此行事关重大，万一没办好，巡抚大人的身家性命都难保。怡亲王虽说答应在皇上那儿疏通一下，可怡亲王的办事规矩谁都知道，不送足银子决不办事儿。

侍从甲笑道：我听说光送银子可不成，怡亲王有的是银子，十万二十万两银子从不放在眼里。他老人家喜欢古玩字画、金石玉器。前两年安徽徽宁太广道员李泰和让人奏了一本，皇上震怒，要办他。结果李泰和派人给怡亲王送去一幅米芾的《苕溪诗》，怡亲王连个愣儿都没打，就把这事儿给摆平了。

陈永章自信地笑笑：一幅米芾的《苕溪诗》何足挂齿？巡抚大人的出手岂是一个道员李泰和能比？

侍从甲央求：陈大人，能不能也让我们开开眼？巡抚大人到底送了怡亲王什么礼物？

陈永章：怀素和尚的狂草《西陵圣母帖》听说过吗？

侍从甲、乙同时惊呼：老天爷，这可是稀世之宝啊！

陈永章笑道：怎么，这就吓着啦？还有呢，宋徽宗赵佶的《柳鹑图》，这幅画儿的价值你能估计出来吗？

侍从甲、乙拼命摇头：无价！无价！

陈永章：有这两件宝贝在手，还怕怡亲王不给巡抚大人办事儿吗？

侍从甲喜形于色：这下可好了，我早就说过，咱巡抚大人根深叶茂，不是谁想奏一本就能整倒的，往后有人再想到皇上那儿告御状得好好琢磨琢磨。

英法联军的骑兵、步兵大队人马开过来。

一个英国军官——英国远征军第五兵团上尉威尔逊用单筒望远镜望着河里的木帆船。

望远镜里，船桅杆上挂着浙江巡抚的大旗。

威尔逊：这是一条官船，命令炮兵架炮……

英军炮兵迅速架好野战炮，一双手将炮弹推入炮膛。

百年往事

威尔逊对身旁一个中国人说：翻译我的话，让他们停船靠岸，接受检查，否则就击沉这艘船！

翻译喊道：船上的人听着！我们是大不列颠皇家陆军军人。现在我命令你们，立刻停船靠岸，接受检查，否则就击沉这条船！

陈永章：他们在喊什么？

侍从甲：陈大人，洋人要我们停船靠岸，接受检查。我们怎么办？

陈永章：不能停船，这些洋人来者不善，要是落到他们手里就无理可讲了。不要理他们，闯过去！水手奋力升起副帆，准备硬闯。

翻译：上尉先生，他们拒绝停船，反而升起副帆，准备硬闯。

威尔逊：开炮警告！

炮兵开炮，炮弹落在帆船的周围，炸起几个水柱。

陈永章吓得脸色惨白，连声喊：停船！停船！

水手挥斧砍断帆索，船帆“哗”地落下……

威尔逊、翻译及几个英军士兵跳上木船。

陈永章和侍从、水手们在枪口下举起手。

英军士兵们在船舱里搜查，一个雕刻着精美图案的樟木盒子被搜了出来。

陈永章舍命向樟木盒扑过去：给我放下！

他马上被英军士兵用枪托砸倒。陈永章哭喊着在甲板上爬向樟木盒：该死的洋人，你们打死我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你们把它抢走……

威尔逊举起手枪大喊：不许动！我要开枪了！

侍从甲从甲板上抄起一把斧子向英国军官扑去：陈大人，我们拼了吧……

威尔逊及士兵们开枪了。震耳的枪声过后，陈永章和侍从、水手们全部被打死在甲板上，鲜血流淌着汇成一条小溪……

威尔逊打开木盒，拿出画轴展开：这是什么画？

翻译一看大惊：天哪！宋徽宗赵佶的手迹？！

通州八里桥。

洋兵马队分成两翼，步兵分为三排，前排卧姿，中排跪姿，后排站姿。前排先开枪，中、后排按序射击。清军枪炮齐施。

民团抬枪猛扫，刀矛挥舞，潮水般进攻的清军步兵在弹雨中纷纷栽倒……

手执弓箭、马刀长矛的蒙古骑兵迎着弹雨向前冲锋，在洋兵的火力下，骑兵们纷纷从马背上栽下来……蒙古骑兵们尽管遭受了重大伤亡，但前仆后继，继续攻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9月21日7时，英法联军分三路向八里桥发起进攻，集结在此地的三万清军骑步兵奋勇迎战。

洋兵发射数百枚火箭。

清军战马未曾见过这种阵势，大多惊骇往回乱跑，冲乱了后面的部队。

郑元培率领众将士奋力冲击，敌人死伤众多。

一颗炮弹在郑元培的身旁爆炸，他在火光中翻身落马，一群士兵拼死抢下郑元培。

郑元培用力推开士兵们，摇摇晃晃站起来。他战袍破碎，肩膀上的创口流着鲜血。郑元培用手指抠出嵌在创口中的弹片，举在眼前看看，然后奋力将弹片掷出，大吼道：弟兄们，跟洋鬼子拼了……

一批士兵被洋枪洋炮击中倒下，后面又补上一批士兵，不让寸步。

清军官兵铅弹火药俱尽，坚持以刀矛拼杀，激战异常惨烈。

洋兵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汉白玉桥栏大部分被炸得粉碎。

一个身穿盔甲战袍的武将骑着马站在桥中央。

此人乃僧格林沁亲王，八里桥战役之统帅。

炮弹在僧格林沁身旁不断地爆炸，他身边的亲兵纷纷倒下，僧格林沁神态自若，面无惧色。

一个身材高大的蒙古旗手，挥舞着一面写有黑字“僧王”的大黄旗，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所有清军士兵的眼睛都注视着这面旗帜，它正在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

根据一个英国随军翻译的记载：……此刻，全军精锐奋力保卫的那座桥已然堆满了尸体，然而这个鞑靼旗手尽管已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传达着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啸而过，而他依然镇静地挥舞着大旗，直到一枚霰弹把他击倒在地，大旗才缓缓向一旁倒去，随着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通惠河两岸尸横遍野，河水已被将士们的鲜血染红。

英法联军见八里桥久攻不克，于是全数沿通惠河南岸向西，改向广渠门进犯。清军统帅见此情景，放松防守，更有一些官员、将领畏惧动摇，致使军心涣散。英法联军乘机回犯，清军迎击不及，八里桥最终失守，英法联军向北京开进。

张仰山和林满江赶着马车抄小路疾驶。

一群清兵簇拥着受伤的郑元培从前方撤下来。

张仰山：是什么人受伤了？

清兵甲：提标郑大人。他伤很重，得马上找个郎中，不然就危险了。

张仰山吃了一惊：天哪，是郑大人负伤了？快，快把郑大人放到车上来！

众清兵把郑元培放在马车上。

马车在前面走，清兵在后跟随。

威尔逊上尉率一小队士兵刚刚走下山坡，迎面和护送郑元培的清兵猝然遭遇……

英军士兵们来不及开枪，双方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张仰山、林满江慌忙躲在马车下，一动不敢动……

一个英军士兵被清兵砍倒，他背囊中滚出了一个物件，这物件一直滚到马车旁张仰山的脚下。张仰山和林满江躲在马车下，惊恐地望着混战中的士兵们，没有注意到这个雕有精美图案的樟木盒子。

威尔逊用手枪打倒两个清军士兵，发现没有子弹了，他抽出佩剑向清军士兵扑来……

郑元培推开护卫他的士兵，抽出腰刀扑向威尔逊，两人刀剑相交，纠缠在一起……

双方的士兵不断地倒下，最后只剩下郑元培和威尔逊，两人浑身是血，都已精疲力竭。威尔逊左肋中了一刀，郑元培腹部又添新伤。两人刀剑脱手后又厮打在一起，在地上滚动着。威尔逊从军靴里拔出匕首，用身子压住郑元培，匕首尖一点点接近郑元培的胸膛。郑元培用双手托住威尔逊的手腕，双方竭尽全力的坚持着……

郑元培：张掌柜，帮帮我……

张仰山从马车下爬出来，林满江一把拉住他：掌柜的，危险！

张仰山推开林满江，随手从地上捡起樟木盒向威尔逊掷去……

樟木盒在空中翻滚着划出一道抛物线，砸在威尔逊的后脑勺上。威尔逊一怔，被分了心，郑元培抓住时机，双手将威尔逊握刀的手反转，用力将匕首刺进他的胸膛。威尔逊终于两眼翻白，倒下死去……

郑元培大叫：好样儿的！

他终于支持不住，昏死过去。

张仰山对林满江：快！把郑大人抬车上去。

两人合力将郑元培抬上马车。

林满江抄起鞭子：掌柜的，咱们快走！

张仰山正要上车，却被绊了一下，险些摔倒。他低头一看，看到那个雕有精美图案的樟木盒子。

张仰山随手捡起木盒跳上马车：快走！

马车卷起一股尘土跑远了……

张仰山和林满江坐在马车上，着急地往回赶路。

远处来的方向，隐约传来枪炮声。

车里响起虚弱的呻吟声，张仰山急忙俯身过去。

张仰山：郑大人，郑大人！

郑元培昏迷不醒，脸色惨白，身上随着车子的震动不停地渗血。

张仰山翻看郑元培的伤口。

张仰山：这样流血可不行，咱们得找个大夫，好歹把这血先止住了。
林满江看了看四周，前不着村儿，后不着店的，更加着急，又加了一鞭子。

高碑店。

马车在一户人家门口停下来。

林满江蹭了蹭额头上的汗，下车，手里还拿着赶车的鞭子，敲门：有人在家吗？有人吗？

半晌无人应答，林满江一推，门开了。林满江探头进去看了看，回身沮丧地对张仰山说：还是个没人的！这什么世道啊？人有家都不敢回了！

张仰山想了想：要不咱们就在这吧，我看郑大人的样子再走是不行了。

林满江顺着张仰山的目光看去，郑元培已经气息奄奄。

炕桌上，一灯如豆。

林满江和张仰山费力地把郑元培抬到土炕上。

郑元培嘴唇干裂，浑身烧得滚烫。

张仰山摸着郑元培的额头：赶紧找盆凉水来，给郑大人降降温。

林满江：哎！

张仰山慢慢地撕开郑元培已经破碎的战袍。

林满江把一盆凉水端进来。

张仰山小心翼翼地给郑元培清洗伤口。

林满江不停地往郑元培的额头上敷着冷手巾：掌柜的，怎么办啊？

张仰山瞅瞅郑元培，又瞅瞅林满江，一时也没了主意。

外面突然又急促地响起一阵枪炮声，两人慌忙捂住了油灯。

半晌再没动静，两人才又松了一口气。再看郑元培，伤口还在一滴一滴地往外渗血，刚刚包好的伤口又被血水浸透了。

张仰山：要是照这么个流法儿，肯定挺不过去了。

林满江着急地搓手跺脚：哎呀！真急死人了，这方圆十几里一个活人都见不着，哪儿找大夫去啊？

张仰山坐在炕沿，忽然眼睛一亮：快去咱们车上给我拿一锭胡开文的“苍佩室”来！

林满江一愣，不明就里，但还是跑出去了。

张仰山起身找了个碟子。这时林满江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拿了一个精致的盒子递给张仰山。

张仰山接过盒子打开，取出一块精美的古墨。张仰山看了看，一咬牙，从怀里拿出一把精致的银匕首，用刀把墨敲碎了。

林满江惊叫：掌柜的，您……

张仰山不动声色，快速地把砸下的碎墨放到碟子里，滴水研起来。

林满江诺诺地：这可是胡开文的百年老墨，比金子还贵啊……

张仰山：管他呢，救人要紧！

林满江：救人？救人也不用这个啊！

张仰山没回答，继续专心研墨。研好后，蘸在手上捻了捻。

林满江在一旁傻看着。

张仰山：你再去拿一匹双加宣来。先取几张烧成灰再一起拿进来。

林满江还是摸不着头脑，应声出了门。

片刻，林满江端着一小盆还冒着青烟的纸灰进来，臂下还夹着一大卷宣纸。

张仰山把纸灰倒进墨汁调好。

张仰山：你把郑大人的伤口解开，扶住了。

林满江小心翼翼地解开郑大人的战袍，露出了伤口。郑元培又呻吟了两声。

张仰山把调好的糊状墨，往郑大人的伤口上涂抹。

林满江惊讶地：掌柜的，您这是……

张仰山：我记得在《本草纲目》上看过：墨为百草之霜，故可入药，有消炎止血之功效。

林满江：那刀枪伤也能治吗？

张仰山：这不是没法子吗？试试吧，但愿老天能助郑大人挨过这一关。

林满江用力地点点头。张仰山继续把墨涂上。

张仰山：赶紧把剩下的宣纸全都浸上水。

林满江突然明白了张仰山的意图，端来一盆水，把宣纸浸入。

这时张仰山已经涂完墨汁，林满江拎起一张浸水的宣纸递给张仰山。

张仰山把纸敷在郑元培的伤处。纸立刻被吸住了，鲜红的血和黑色的墨渗过来，像大写意的中国画。

两人配合着把纸全糊在了郑元培的伤处。

不一会儿，几十层沾水的宣纸裹在郑元培的身上，就像打了一层石膏。

林满江凑过去好好看了半天，忽然兴奋地：掌柜的，这血还真止住了！

张仰山脸上露出了笑容：天助郑大人哪！

张仰山家。

中医在为郑元培疗伤。

张仰山关切地：怎么样？

中医：您那止血的招儿还真灵，要不然可就不好说了。

张仰山担心地：可这郑大人一直迷糊着，叫也叫不醒。

中医：别着急。

张仰山：您尽量用好药吧。

第二天，郑元培苏醒过来，见张仰山、赵之谦站在身旁，他不解地：这是在哪儿？

赵之谦笑道：这是松竹斋张兄家。元培兄，是张兄救了你一条命！

郑元培想了想，回过神来：感谢张掌柜的救命之恩。

张仰山：醒过来就好，你放心在这儿养伤吧。

郑元培着急地：战事如何了？

赵之谦：嗨！听说八里桥失守的第二天，皇上就带着皇后、妃子和王公大臣跑到热河去了。

郑元培惊讶地：跑了？皇上不是说要御驾亲征吗？

赵之谦：此一时，彼一时吧。

郑元培：洋人到底还是进了京城？

张仰山：今儿早上伙计从海淀那边回来，说洋兵进了圆明园，把能抢的金银珠宝、古玩物件都抢了，带不走的就放火烧，这不，大火都烧了两天两夜了。唉，圆明园、万寿山、香山、玉泉山的宫殿，全毁了！

郑元培“啪”地一拍炕沿：这帮兔崽子！

张仰山：郑大人，您慢着，别震裂了伤口。你先别想那么多，养好身子要紧！

林满江端上来一碗鸡汤，张仰山接过来，递给郑大人：您先把这个喝了。

郑元培凝视着张仰山：张掌柜……不，仰山兄，我郑元培这次大难不死，全仰仗仰山兄出手相救，大恩不言谢。我郑元培这辈子若是报不了恩，我的子孙后代也要替我报恩。

张仰山：郑大人客气了，我一个买卖人，手无缚鸡之力，哪里谈得上出手相救？说实话，我当时吓得魂儿都没了，只是随手抄起个木盒子砸过去……哎哟！对了，那个木盒子哪儿去了？满江哪，你把木盒子放在哪儿啦？

林满江在外间回答：我放在客厅里的条儿案上啦，您等着，我给您拿去。

张仰山对郑元培说：这小子，胆儿比我还小，当时吓得差点儿尿了裤子，一把拉住我，不让我爬出来……

林满江捧着樟木盒走进来：掌柜的，就是这个盒子，也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

张仰山打开木盒，拿出两个卷轴，分别打开，平铺在炕上仔细端详。他突然大吃一惊：老天爷啊！之谦兄，快来看，这是谁的手迹？

赵之谦急忙凑过来看，不由倒吸一口凉气，颓然坐在炕沿上：我不是做梦吧？宋徽宗和怀素的手迹？！

一刹那，房间里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

第二章

三十四年后，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

北京一条宽敞、整齐的胡同。

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从宅子里跑出来，跨过门槛时摔了一跤。

这个少年就是松竹斋老掌柜张仰山的孙子张幼林。

迎面过来一辆马车，马车的前边坐着赶马的车夫，马车的车厢上挂着华丽的布帘。

车厢里坐着一男一女，男人有三十来岁，西装革履，是个外国人；女人看上去很年轻，非常漂亮，衣着华丽。

伊万：秋月小姐，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共进晚餐吗？

秋月：伊万先生，真不好意思……

这位伊万先生乃俄国贵族，华俄道胜银行主管。秋月小姐则是南京秦淮河名歌妓。

伊万：又是因为杨大人？

秋月抱歉地：是，我稍后要去见他，所以晚餐恐怕要改日了。

伊万：那好吧。只能怪我们认识得太晚了。不过我不太明白，既然你跟杨大人是好朋友，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呢？在俄国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秋月：可在中国不行。杨大人刚刚调到刑部，如果传出去和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子来往，弄不好是会丢官的。

伊万：所以你想让别人知道你是和我在一起？

秋月点头。

伊万：你们中国人，有时候真的很奇怪。不过，你是一个我欣赏的女人，能被你选中做挡箭牌，我还是感到很荣幸。中国有句话说：别人偷驴，你拔橛……能用在这吗？

秋月有些不悦地：不能！

张幼林低头走路，马车经过他身旁，后车轮溅起地上的泥水，溅到他的长衫上。

张幼林转身紧走两步，拉住马的缰绳，没好气儿地：嗨！你怎么赶的车？

车夫：怎么了，这位少爷，您凭什么拦我的车？明明是您自个儿低头走路，差点儿撞到我的车上，怎么张嘴就埋怨别人？

张幼林：我乐意低头走路，你管得着吗？

车夫：干吗呀？吃钱药啦？明明怨你自个儿嘛，怎么一说话就横着出来？你有事儿没有？没事儿就让开，我还要赶路呢。

张幼林大怒，一把将车夫从马车上揪下来：我看你是找揍！

伊万下了马车，拉住张幼林：这位先生，你为什么打我的车夫？

张幼林不屑地看了伊万一眼：你是谁？闪开！洋人少管我们中国人的事儿。

伊万：先生，我警告你，如果你还想打我的车夫，我就要到衙门里去告你，我劝你还是少找麻烦！

张幼林冷笑：别以为你是个洋人我就怕你，实话告诉你，惹急了大爷，连你一块儿揍！

伊万：你敢！简直无法无天，我要喊人了。

张幼林一把揪住伊万的衣领：我早看你们洋人不顺眼，今天我……

马车里突然传来女人的声音：住手！

秋月掀开布帘走下马车。

张幼林抬头一看，顿时被秋月的美艳惊呆了……

秋月看见了张幼林长衫上的泥点，嫣然一笑：这位公子，真对不起，我们弄脏了你的衣服，你看这

样好不好，你回府上把脏衣服换下来，我们拿去洗，洗好了给你送回去。

张幼林：那倒不必，还是这位小姐明事理。

张幼林目不转睛地看着秋月。

秋月：我们可以走了吗？

张幼林回过神来：哎，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秋月：我叫秋月，你呢？

张幼林：我叫张幼林，以后……我还能见到你吗？

秋月：五百年修得同船渡，今日我们能够相遇，这就是缘分，再会！

张幼林：再会！秋月姐。

伊万、秋月上车。

张幼林翻来覆去咂摸秋月的美丽，她的眼睛顾盼多情，妩媚动人……

张幼林目送着渐渐远去的马车，一动不动。

刑部衙门。

一顶官轿停下，一个官员下轿，走进刑部大门。

此人乃新任刑部左侍郎杨宪基。

杨宪基走进北屋，里面空无一人。

杨宪基很诧异，倒背着手在屋里徘徊。

刑部官员李大人打着哈欠走进来了：呦，杨大人，您早哇。

杨宪基有些不悦地：您昨儿晚上没睡好吧，怎么这么没精神？

李大人：杨大人，还真让您说着了，嗨！陪着贝子爷上戏园子了。

说着李大人凑到杨大人的耳边：听完了戏，贝子爷还觉着不过瘾，又逛了趟胡同。

杨宪基：李大人，贝子爷的事，我可不敢听。尚书大人催办的案子，那卷宗还请您快帮我拿来。

李大人：您先别急呀，越是上面催办的案子越是急不得。

杨宪基：此话怎讲？

李大人：我昨儿个陪贝子爷，就是想探一下这案子的底儿，别让您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就喂瘪子，这也是为了孝敬您。

杨宪基：您是说，这案子有背景？

李大人：杨大人圣明，您想啊，由军机处发过来的案子，必然和皇上或老佛爷有关，怎么能不明底细就审呢？

李大人上前一步，低声地：贝子爷的意思是……

杨宪基听完李大人的话，沉默不语。

李大人：今儿个是给您接风的日子，我们几个做下属的都商量妥了，待会儿咱们鸿兴楼吃火锅去。

杨宪基：吃火锅？那天不是接过风了吗？

李大人：杨大人，那是洗尘，今儿个才是正式接风。

琉璃厂。

店铺林立，人来人往。

张幼林走在人流中。

张幼林从远处走来。

三十多年过去了，松竹斋匾上的金字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芒，店里有人在高声说话。

潘家伙计：您可别为难我这个当伙计的……我们掌柜的说了，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上批货的银票带回去，我求您了！

松竹斋的大伙计林满江已经五十多岁了：我这个当伙计的主不了这么大的事！再说，最近松竹斋的周转确实有点难，您回去跟潘掌柜多美言几句，就说，冲着祖上两百年的交情，也要相信松竹斋绝